



自由魂

著 衍 夏

自 由 魂

夏 衍 著

何福梁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

自 由 魂

每冊實價貳角
外埠酌加郵費

著者

夏

衍

發行者

生活書店

上海福州路
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

生活印刷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

——詩人的任務，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，而在敘述可能的——就是依據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。歷史家和詩人的不同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後者用韻文之點；他們的相差，可以說是前者敘述實在的事件，而相反地後者敘述可能的事件之點。

——亞理士多德詩學。

——有一種沒有根底的見解，以為演劇的機能祇在保留偉人的面影；但這祇是歷史的任務，而不是演劇分內的事了。我們在舞台上應該學習的，不是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麼，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別的人物，被安置在特殊的環境裏面，他們將要做出些什麼來的事情。

——G·E·威辛漢樂演劇評論。

序 幕

一九〇〇年（光緒庚子）秋九月

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郊

鄉民甲 六十歲以上

同 乙 十六七歲

同 丙 三十歲

同 丁 全上，唸過一點書

小孩一二

地保阿桂

知縣

人：處：時：

秋瑾 二十六歲

王延鈞（子芳） 其夫，部郎之類的京官

阮財富 拐着一條腿的農民

皂隸作親兵等若干人

鄉人男女小孩多數

離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，右手是涼亭的一半，橫斷舞台的是一條破碎殘敗了的石板路，靠路都是稻田，有的已經收割，有的還垂着金黃的稻穗。蔚藍的天，遠遠的阡陌，墳堆，路旁和墳邊的樟柳樹木，太陽直射着，舊歷九月初，但是天氣還是很熱，遠近還有斷續的蟬聲，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調一樣。路上和涼亭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，好像在期待着什麼有刺激性的消息，幕啓時幾個小孩從路的一端奔回來，七張八嘴地喊着：

小孩——來啦！

小孩二 來啦，大老爺的涼傘也看見啦。

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趕人。噢——

小孩二 站開，站開，知縣大老爺來啦，噢——

（羣衆男女擠過去看，伸長了頭頸也望不見一些影子，小孩鑽進人叢去，大家又退回來，大家起哄的時候祇有鄉人甲坐在涼亭櫓上吸旱烟，不動。）

甲 我早說了，又是空陣頭！

乙 （從人叢中抓住一個小孩，使勁地一推）小鬼！瞎起哄，荒年亂世，梁缸翻，謠言多，連這些小鬼也會造謠言。

甲 這都是閏八月閏壞的，逢到閏八月，一定有刀兵，咸豐元年，末年，都是閏八月，那一年不是

（對於他的「老話」好像大家已經都不感到興趣了。）

小孩一（不服氣地對乙）在塘上明明看見地保阿桂拿着藤條在趕人，喊着「站開，站開大老爺來啦！」

甲（解說似的）那兒能這樣快，驗一個尸，也要翻來「無故」，翻去「無故」地驗這麼大半天，況且今天要驗五個，

丙嚷，方才說四個，爲什麼又變了五個啦？

甲你不知道，給洋炮打死的是四個，一個女的聽見男人闖了禍，給洋人打死了，就在桑樹上上了吊。

丙好利害，一桿洋炮，打死四個人。

乙（接上去）誰說一桿教堂裏的洋炮不止一百桿，都是從杭州運來的；吃教的不論男女，每人都有一桿。

丙怪不得，這樣的時勢還有胆子住在鄉下。

甲 城裏還不一樣，京裏出了事情之後，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帶了洋炮啦。

小孩二 （對甲）阿慶伯，你怕不怕洋炮？

甲 （吃了一驚，搭訕他）爲什麼，我又不學過神拳。

丁 （從旁冷冷地，一邊用火刀打着火）學了神拳也不中用啦，洋人破了京城，皇帝逃到陝西去啦。文武百官都向南邊逃，一條大運河也給官船擠滿了。

丙 運河？

丁 「隋煬皇帝造運河」的運河啊。

甲 （慨乎言之）長毛造反的時候，大家逃到北邊去，洋鬼子造反大家又逃到南邊來，這是天數，「天數難逃」，逃了有什麼用？

乙 （好奇地問丁）人家說，學會了拳可以避槍砲，爲什麼義和拳也會打敗吶？

丁 洋鬼子學了乖，鴻鈞老祖的法術被他們破了，他們用烏雞白狗的血，加上女人下身的

離，滾在噴筒裏射出來，符咒就沒有用。

（大家熱心地在聽，猛不防乙大聲對一個女孩子喊，）

乙 小阿貞，當心被吃教的捉了去！別再在天主堂門口走啦。（輕薄地笑）哈哈。

（女孩驚惶失措逃走，大家哄笑。）

甲 對啦，洋鬼子捉了女人去，就是這個用處。

丁 用處可多吶，譬如眼烏珠，

（幾個小孩又不知看見了些什麼而跑出去了，大家望着遠去。）

聲一 來啦，來啦！

聲二 阿桂，阿桂！

（人羣浮動了，大家閉了嘴，等着什麼消息，戴着紅纓帽的阿桂手裏拿了藤條，氣吼吼地登場。）

小孩一 阿桂伯！

小孩二 來啦沒有？

阿桂 （和衆人中一兩個略略地點了點頭，帶喘地）大家站開一點，知縣大老爺就要來啦，站開，站開！（將小孩推向路旁）遠遠的看，不准走到路上來。（提高了聲音）跟大老爺在一起，有幾個教堂裏的人也要進城去，他們經過的時候，大家不准講話，（向大家一瞥）洋炮是不生眼瞎的！（用藤條攔着人，正要下場）

甲 阿桂哥，辛苦您啦！大熱天氣。

阿桂 （搖頭）吃了這碗飯，還能不幹嗎？

甲 驗完啦！

阿桂 好容易（做一個不願給人聽見的手勢，可是聲音還是很響）喂，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啦！

甲 眼烏珠？（一怔）

乙 挖掉啦？

阿桂 騙你？（回頭來驀然看見了財富也夾在人叢裏面，便狠狠地）什麼，財富你拐出來幹什麼？你也看熱鬧！

阮 不，（支吾）我是過路，到城裏去探一探阿狗！

阿桂 探什麼，把草舍讓出來就得啦，你得當心，官司沒吃完吶，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！走開，看什麼！

阮 （害怕地哀告）阿桂哥，讓我息一息腿，一會兒就走的。

（有人竊竊私論，阿桂用藤條趕着人下。）

阿桂（聲） 站開站開，擠什麼？

乙 （跑到丁身邊）死人身上的眼烏珠都挖掉啦，方才地保阿桂講的聽見了沒有？

丁 還有什麼稀奇，大驚小怪，洋鬼子在中國人身上最重要的就是眼烏珠，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樣。

甲 （夾上來）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麼用啊。挖了去。

丙 知道知道，挖了去造千里鏡。

丁 瞎說，挖了去造洋藥水，拍照相。

丙 嘿。（好奇地歪著頭）

丁 （得意了）眼烏珠，小孩兒的心肝，女人的經水，一起用鑛水化了。這就是拍洋畫的藥水。

丙 （小孩們睜着眼睛聽着，一步步地走近來。）

丁 （佩服）你真是「百曉」，什麼都曉得。

丁 這又不能隨便講的，書上看來的！

丙 這事情上了書？

丁 對啦，吃教的人死了之後，把尸首擺在黑房間裏面，洋人用一把小洋刀，一塊白布……

（正要講下去的時候，乙冷不防的用兩個手指裝着挖眼珠的手勢，對准了歪着頭在聽故事的一個小孩的眼睛。）

乙 （發出恐怖的聲音）噢，洋鬼子來挖眼睛啦！

小孩 （哇的哭了）啊，姆媽！ （逃走）

（衆人大笑，趁這機會，阮財富擠進一步，在路邊蹲着，仰起了頭問：）

阮 阿慶哥，知縣老爺真的要從這兒過嗎？

甲 （隨便地）不從這兒過，大家等着看什麼？

阮 唔。

乙 財富！你們阿狗 什麼時候能放出來？

阮

（搖頭）誰能說。（垂頭喪氣）

丙

本來就是你不見機，黃七虎要你一塊地，你能不給他嗎？出錢向你買，你偏不讓，好啦，敬酒不吃吃罰酒！耶穌的招牌請出來啦，要了你的地，抓了你的人

乙

（接上去）地上的春花掘掉啦，阿狗的屁股打爛啦，現在，連你的茅蓬草舍也得拆掉啦。

丁

（教訓似的）跟你說，現在這個時候，帶一個洋字的東西就惹不得！對啦，洋狗也比草狗威風！

乙

黃七虎本來已經够霸啦，今年進了教，你還能跟他拗？知縣老爺也得讓他三分，你算得什麼？真是泰山頭上動土！

阮

（哀痛地）可是，我們祇有這塊地，要了去，叫我們吃什麼？我我

乙

喂，財富，你倒可以去進義和拳，他有教，你有拳，請大師兄來跟耶穌攪一下，嘿！

甲 (故意地將眼睛望周圍一掃) 當心啊，小夥子講話。貼在城門口的告示看見沒有！

(遠遠約有鑼聲。大家不期而然地向後一退，中間讓開了一條大路，阮財富沒有動，慢慢地站起來，臉色青白，咬着嘴唇，鑼聲近了，大家又慢慢地望前擁，財富在人叢中掙扎着，一個鄉婦被他擠了，怒目對他，但是看了他那副可憐的臉，面色也就平和下去了。)

鄉婦 你急什麼，財富。

阮 不，我要看一看。

(話未完，鑼聲更近，阿桂又來驅人了，財富低下了頭，向後退，差不多跌倒，鄉婦扶住了他。)

阿桂 站開站開！(下)

(打着鑼，撐着涼傘，知縣的親兵，佯作皂隸，接着是知縣的轎子，登場，大家靜默而好

奇地看着，轎子接近涼亭時，突然的阮財富從人叢裏撲出來，攔轎跪下，喊：

阮

青天大老爺伸冤！冤枉——

（全場人都怔住了，兩個親兵抓住了他，轎子也停下來了，知縣從轎子裏俯出上半身來，怒容滿面，但掩不住驚惶之色。）

知縣

混賬！在本縣經過的時候——

阮

（掙扎）大老爺，替小的伸冤——

知縣

什麼事，要這麼大驚小怪的。

阮

青天大老爺，黃七虎霸佔我的田地，割掉我的春花，又要拆掉我的草舍，連我的兒子，

阿狗，阿狗也捉

知縣

（不耐煩的樣子）有狀子沒有，

（親兵搜他的身邊。）